

梁漱溟

汪東林 著

1949年後的
梁漱溟
(最新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目 錄

費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為思想家(代序)	7
一、“反面教員”梁漱溟	11
二、梁漱溟與毛澤東	39
三、梁漱溟與毛澤東 1953 年歷史公案補遺	83
四、在反右鬥爭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語	95
五、梁漱溟 1958 年向黨交心	101
六、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123
七、1964 年：梁漱溟談自己的思想問題	149
八、1965 年：梁漱溟重申不隨大流	177

九、梁漱溟在“文革”風暴中	193
十、梁漱溟與趙樸初	223
十一、梁漱溟與馮友蘭	233
十二、梁漱溟的晚年生活	239
附錄一：辛亥革命前後的梁漱溟	253
附錄二：蔡元培破格任用梁漱溟	271
後 記	277
增訂本後記	282

費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為思想家

（代序）

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輩，是當代中國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學生時代就讀過他的書，雖然沒有全都讀懂。但梁先生的確是一位一生從事思考人類基本問題的學者，我們稱他為思想家是最恰當不過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 1984 年出版的《人心與人生》一書的第 27 頁這樣說：“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嘗有意乎講求學問，而只不過是生來好用心思；假如說我今天亦有些學問的話，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間從好用心思而誤打誤撞出來的。”

好一個“好用心思”，好一個“誤打誤撞”！這幾句簡單的心裡話，正道出了一條做學問的正確道路。做學問其實就是對生活中發生的問題，問個為甚麼，然後抓住問

題不放，追根究底，不斷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學問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單是為生活，不是為名利，只在對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個究竟。宇宙無窮，世海無邊，越用心思追根，便越問越深，不斷深入，沒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體力行地用心思，這正是人之異於禽獸的特點，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人原是宇宙萬物中的一部分，依我們現有的知識而言，還只有人類有此自覺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說，宇宙萬物是通過人而自覺到的，那正是宇宙進化過程本身的表現。進化無止境，自覺也無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來對那些尚屬不自覺的存在，誤打誤撞，把人類的境界逐步昇華，促使宇宙不斷進化。

我正是從梁先生的做學問和他的為人中，看到了一個思想家之所以成為思想家的緣由。他的思想永遠是活的，從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種學科，各科學說，從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結果中提出新問題，進行新思考，產生新的學問。環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惟上、惟書、惟經、惟典？為此舞文弄筆的人也不少，卻常常不敢尋根問底，不敢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進行獨立思考。可見要真正做一個思想家，是多麼不容易。正因為是物以稀為貴吧，我對梁先生的治學、為人，是一直抱著愛慕心情的。

我認識到他是一個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認真求知的人，一個無顧慮、無畏懼、堅持說真話的人。我認為，在

當今人類遇到這麼多前人所沒有遇到的問題的時刻，正需要有更多的這種人，而又實在不可多得。甚麼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積纍嗎？文化有多厚，思考的問題就有多深。梁先生不僅是個論文化的學者，而且是個為今後中國文化進行探索的前鋒。限於我本身的水平，我對這位思想家的認識只到這個程度，僅能提供與會的朋友們、同志們作參考。

（選自費孝通先生 1987 年 10 月 31 日
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梁漱溟

一、“反面教員”梁漱溟*

* 2005年4月，汪東林先生應邀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採訪。本節係在鳳凰電視台播出節目內容基礎上整理而成。

梁漱溟是 20 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後來成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放前曾將教育救國視為己任，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解放後，他作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被毛澤東請到北京，成為全國政協的一名委員。1953 年，在與毛澤東的一場爭論之後，他成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代言人，此後的二十幾年中，一直有一個無形的帽子叫做“反面教員”。

對於這一問題，筆者曾接受過採訪，談到梁漱溟的一些情況。我與梁漱溟相識是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在全國政協工作期間。

1962 年秋，筆者開始在全國政協工作，在政協直屬學習組中擔任秘書。60 年代來這個學習組學習的，大多是一些沒有實際職務的政協委員，他們中有溥儀、溥傑這樣的末代皇帝和皇族，也有宋希濂、杜聿明這種曾經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還有于樹德、王芸生等愛國民主人士。他們共同的學習任務，是改造自己的思想。筆者的工作，是記錄這些組員在學習組裡的言行。即將開始工作的時候，領導專門找筆者談話，說馬上要有一個“頑固的反動分子”來參加學習。



1982年，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部分政協委員與工作人員合影。前排右起：黃維、趙君勳、溥傑、程思遠、梁漱溟、秦德君、董竹君、何柱國。後排右一是宋偉斌；右四起：張西洛、馬璧、杜建時、劉亞哲、米暫沉、沈醉。

筆者：領導問我，你知道梁漱溟這個人嗎？我說我知道，我上大學時就知道他的名字。然後領導說：這個人啊，是少有的頑固不化，不光是他解放前就反共，解放以後呢，共產黨對他不錯，毛主席對他也不錯，但是呢，他居然就是當面、大庭廣眾地反對毛主席。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句話我還記得。他好幾年不來了，既然來了，他肯定就要說話，要反動，所以你要特別留意他。他要講話的話，你一定要非常認真地記。

幾天之後，筆者見到了梁漱溟。

筆者：小汽車的門一開，他就下來了，下來就拎這麼個布包，他就這麼個包，我記得，裡面可能裝的筆記本甚麼，走得很快。走上台階就看見我們這些人啊，他瞟了一眼，就

進了屋子。第一個印象，他是個小個子，還戴了個瓜皮帽，當時並沒有穿長袍，穿的像是中山服，挺貼身的中山服。

那時筆者並沒有想到，十幾年後，他會和這個反動分子成為忘年之交。筆者所記錄的梁漱溟在學習組中的言行，後來成為他寫作《梁漱溟問答錄》一書的原始材料。梁漱溟一生沒有寫作自己的傳記，這本書是梁漱溟對自己一生的口述歷史，也是梁漱溟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別人吐露自己成為反面教員的經過。

梁漱溟與毛澤東

1917 年，24 歲的梁漱溟被蔡元培聘用，成為北大哲學系的教師。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聲中，梁漱溟在北大講授佛學和儒學。1921 年，梁漱溟寫作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提出用中國傳統文化治世救國的主張。

筆者：梁漱溟最早時候就接觸過社會主義學說，他寫過小冊子，叫《社會主義粹言》，但是他沒有完全相信，後來相信儒家這個學說了。可是呢，有幾個人對他影響很大，首先是他在北大當教授的時候結識了李大釗。兩人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相投，一直到李大釗犧牲，他為李大釗收屍。陳獨秀他也認識，他一直認為共產黨這些領導人，都是為國為民的一條一條漢子，是想把中國搞好。他說對他們這些人，他是很敬重的。

梁漱溟後來說，我過去雖對於共產黨的朋友有好感，乃至於在政治上行動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見解上卻一直有很大的距離。而思想上最大的分歧，就是對於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態度。梁漱溟認為以武力求統一，只能再延遲中國的統一。他希望能夠從中國傳統文化裡尋求救國的良方。

1924年，梁漱溟辭去了北大的教職，從此輾轉全國各地，開展鄉村建設。從1931年初開始，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籌建鄉村建設研究院，以儒家學說改造風俗，希望能夠實現中華文化自下而上的復興。這場運動後來被稱作20世紀中國



1923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學留影。



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時留影。

最偉大的儒家活動。那時梁漱溟躊躇滿志，他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筆者：他這一套的形成啊，是繼承了中國，現在叫知識分子，過去叫士大夫吧。把自己的事情啊，是置之度外的。總是從年輕開始，就考慮國家、民族怎麼辦，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做法來做這件事情。北大教授那個待遇是很高的。但他一定要走出去，自己出去，留都留不住。他就感覺到這個教育也好，要改造中國也好，要跟農村，跟農民相結合，把這個整套的中國文化帶到農村去，搞鄉村建設。儘管他



1936年，梁漱溟與他的兩個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在濟南留影。

搞這個東西，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可是日本人來了，全都吹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山東的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退，鄉村建設成為空談，梁漱溟的夢想全部破滅。心灰意冷的同時，梁漱溟想到延安去看一看。1938年1月，梁漱溟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赴延安訪問，在那裡，他受到了毛澤東的隆重接待。

筆者：一見面的時候，毛澤東主動說，梁先生，20年前，我就見過你好多面了，不過你可能不記得我。他說是嗎？毛澤東就給他講了，他說那個時候啊，他在北大圖書館，他的岳父是楊懷中，我住在楊懷中家，你經常去，我給你開門，梁漱溟就想起來了。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梁漱溟是北大著名的講師，毛澤東是寄人籬下、默默無聞的圖書管理員。1938年，梁漱溟是為團結抗敵而四處奔走的社會活動家，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時梁漱溟對中國的未來幾乎絕望，擔心中國會在日本的侵略下亡國。是毛澤東打消了梁漱溟的顧慮。

筆者：第一天，一直到凌晨，主要談抗戰的問題，梁漱溟很佩服毛澤東。一開始，梁漱溟對抗戰很失望。他也是個文人嘛，文化人，他說，中國看還有沒有救？毛澤東就把還沒發表的《論持久戰》這本書的主要論點告訴了他，中國最後要必勝的。談完，梁漱溟對毛澤東說，抗戰這麼些年，從這個“九一八事變”，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這麼個情況，我還沒有聽到任何一個人像你說的這樣子使我也有點

信心。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在第一天談話的最後，梁漱溟將自己寫作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送給了毛澤東。

筆者：第二天晚上，通宵達旦談這個問題。毛澤東看了梁漱溟的書，還批了好多好多字，兩個人就發生爭論了。毛澤東就說，你這是改良主義，這是教育救國，這個走的是改良的路子，中國必須要搞階級鬥爭，那就包括武裝鬥爭，就是槍對槍，兵對兵，武裝奪取政權。你離開這個東西，我不同意，你反對這個東西，這是不行的。梁漱溟並不服，就跟他爭那個。他說，我認為你這個不行。這個打仗，從民國時代開始，打那麼些年，也沒有打出個名堂來。再說中國這個階級，不像外國那個階級，不分明，貧富不分明。這是二人的分歧所在。兩個人觀點就不一樣，那麼，就互相辯論。毛澤東態度非常非常好，所以兩個人到了最後，即談話結束的時候，毛澤東還跟他說，咱們的爭論啊，就到此，咱們且聽下回分解，看將來吧，就這樣子，各自保留意見。

梁漱溟後來回憶說，使他終生難忘的，是辯論時毛澤東的風貌和氣度。“他輕鬆自如，從容不迫，不動氣，不強辯，談吐幽默。”這次會面之後，梁漱溟曾在1946年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再赴延安，調停國共內戰，最後卻以失敗告終。梁漱溟就此辭去民盟的職務，隱居重慶，教書修佛。1949年，和談空氣又起，梁漱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兩篇呼籲和平、反對內戰的文章。



1934年，從事鄉村工作的若干團體領導人及專家學者合影。自左起：（前）于樹德、晏陽初、高踐四、陳築山、嚴敬齋、魏朗齋、章元善、梁漱溟。（後）張鴻鈞、瞿菊農、孫則讓、李景漢、梁仲華、楊開道、許任廉。

筆者：梁漱溟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文章是《敬告國民黨》，還有一篇是《敬告共產黨》，他是兩邊都那個。那篇《敬告國民黨》就說這個內戰是你們弄起頭的，你們要承擔這個責任。對共產黨呢，他就說，還是和談吧，不要再打了，打了死人會更多。

梁漱溟坦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他依然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學說持懷疑態度。但是他的言論和文章，當時中共沒有任何反應。不久之後，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梁漱溟與老百姓一起，在重慶迎接解放軍進城。1950年1月，他接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邀請，離開重慶，奔赴北京。

筆者：在北京頭一次和毛澤東見面談話，毛主席就講：梁先生，你這回可以參加我們政府了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他想了半天，才說，我這個人還是放在政府外面更好吧。他不幹，這一下子就把毛主席碰了一下子。他說當時的想法就是說，我這個人要到政府去做事，不合適，沒有別的意思，但是我感覺到當時毛澤東臉色不好看。

梁漱溟說，直到這時，他仍然擔心全國的大局不會就此穩定統一。又是毛澤東改變了他的思想。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請梁漱溟長談，又安排他到各地去參觀，還讓他到四川參加土改運動。在參觀的過程中，梁漱溟改變了看法。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題目是《這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他誠懇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自己從前的觀點是“錯誤的，太膚淺了”。此後兩年，梁漱溟開始投入到國家建設當中，但是他的意見，總和毛澤東的觀點有所衝突。

筆者：他說我要搞自己的東西，搞這個傳統文化，搞這個咱們中國文化。幾次跟毛主席講，毛主席就把他壓下來，推推推推。實際上毛主席不同意他搞，他心想，你一搞起來，還不是孔孟之道，還是講那些東西嗎，他沒同意他。還有一個就是抗美援朝，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緊張，內戰剛剛結束，怎麼跟美國人打仗呢。毛主席專門派人徵求梁漱溟的意見，梁漱溟說，最好別打。

“反面教員”

1953年9月，梁漱溟從毛澤東的座上賓一下子成了“反面教員”。在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中，專門有一篇文章介紹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批判。

筆者：《毛澤東選集》第5卷裡面有篇文章，後來把它抽掉了，題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除了說梁反動，是野心家，偽君子，蔣介石用刀殺人，梁以筆殺人，這個人一輩子沒做過好事這些話；還說，你總是以為你自己美，你比王昭君也美，你比西施還美。我是看了以後很吃驚，毛主席非常非常生氣了，情緒失控了，已經不是在跟梁漱溟爭論問題了，差不多直接就等於是罵梁漱溟了。而且《毛澤東選集》第5卷裡，只有毛主席怎麼怎麼說，恰恰沒有梁漱溟怎麼怎麼說的，一句話也沒有。

“文革”之後，梁漱溟向筆者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1953年9月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周恩來給會議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徵求政協委員的意見。9月11日，應周恩來總理的要求，梁漱溟作了一個即席發言。

筆者：梁漱溟發言最重的話就是：進城後，這個工人有工會管，生活提高了；工商界人士有工商聯；農會呢，搞了土改，就不用了。幹部都進了城了，農村空虛了。農民苦，農民想進城，你不讓進，又把他轟回去。我還聽別人講，說是

工人生活提高太快了，農民還是那麼苦，所以有“九天九地”之說。最重就是“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農民在“九地”，差得太大了。就這麼個話。梁漱溟說，這個樣子是不行的，可別忘了，共產黨是靠農民進城的，你那麼做，人家會說你嫌棄人家了，你領導黨這樣合適嗎？他說的就是這麼個話。其實他就是提出這個農民問題。

當時沒有人對梁漱溟的發言提出反對意見，還有人表示贊同。第二天，政協擴大會議轉為中央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一個發言，發言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毛澤東又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人搞了幾十年的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破壞的。”這個發言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

筆者：梁漱溟一聽，較勁了。梁漱溟說，你說的就是我。因為他的發言很多人都聽過的，他很不服。他說，因為毛主席說他反對總路線，反對工農聯盟，他要辯駁。他給毛主席寫信，毛澤東約他見面。二人談 20 分鐘，吵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感覺到你就是反對總路線和工農聯盟嗎？毛主席說他這個，他不幹，他說我要申辯。

梁漱溟申辯說，自己沒有反對總路線的意思。但是在 9 月 17 日，周恩來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將梁漱溟解放前的歷史

稱為“為了做官、一貫反動”。這種批判的調子激怒了梁漱溟。梁漱溟要求再次申辯，並且說，自己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的異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需要給他更充裕的時間。大會於是決定要梁漱溟在9月18日發言。

那一天，梁漱溟走進會場的時候，發現到會的人比前幾天多了幾乎一倍。梁漱溟的發言剛剛開了頭，就被會場上轟他下台的聲音打斷。

筆者：這麼一弄之後，梁漱溟堅決不認輸了。那麼多人叫喊，他都不理。讓他滾下來也好，講甚麼，他都不管。他就盯著毛主席，他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聽我講完以後你說誤會我了。毛主席說，這個雅量我沒有，但是我有一個雅量就是，這個政協委員下一屆我還可以提名你當，這個雅量有。梁漱溟就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另一回事。毛澤東說，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說的了。

梁漱溟說共產黨是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我今天就試一試你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說，對你這個人，不是自我批評，就是得批評。這是很正經的面對面那麼說的。其他毛主席的那些話，如，說梁是殺人犯，偽君子，野心家，比西施甚麼甚麼還美等，那是在別人說話的時候，別人批評發言的時候，他插話的。梁漱溟坐在那邊不吭聲，但是梁漱溟堅持，我必須答辯，你們說吧，反正最後我都要答辯。毛主席始終說，你講短一點。他說，我短講不了，你們講了好幾天，我短怎麼講得清楚？就吵。

於是，大會陷入了僵持狀態，梁漱溟在主席台上，用沉默與毛澤東對峙。

筆者：這時有人提出來，說付諸表決，看看贊成他講下去的多，還是不贊成他講的人多。毛主席還特別說了一句，說這個事不是中央政府會議的議程，大家都可以舉手，包括列席的民主黨派所有人都可以舉手的嘛。主持會議的是高崗。毛澤東主席帶頭舉手贊同他講。這是個戲劇性很強的場面，他帶頭舉手，然後其他中共一些領導人都舉手，都同意。但是這個會呢，中共人少，在台上的人多，在台下的人不多。高崗說不同意的人舉手，欸，台下的就舉手，人多。毛主席就說，這還是不同意的人多啊。高崗就對梁漱溟說，你的話，這裡不講了，你就到別的地方再辯論，再講去。然後台下喊，滾下來，滾下來。梁漱溟只好滾下去了。

毛澤東說，梁漱溟的問題屬於思想範疇的問題，但“這個人的反動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因此我主張他繼續當政協委員。他還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這就是梁漱溟“反面教員”稱號的來歷。

在 1953 年 9 月當眾頂撞了毛澤東之後，梁漱溟從此失去了單獨與毛澤東見面談話的機會，“反面教員”的稱號也不脛而走。梁漱溟可以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但是主要工作變成了檢討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接受思想改造。對於來自毛澤東的批判，梁漱溟選擇沉默。不久之後，梁漱溟向政協請了長假，不再參加會議和各

種活動。他提出，要用更多的時間，在家中讀書學習，閉門思過。

筆者：他就說我這次闖了大禍，我這個人有問題，但梁漱溟從來沒有檢討他的“九天九地”有甚麼錯。他在事後感覺到，我不應該這樣冒犯他，他是個領袖，不是延安時期的那個毛澤東。

1956年9月，閉門思過的梁漱溟從報紙上得知了中共八大召開的消息。八大宣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梁漱溟驚呼：“這個結論實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他期盼中國能掀起一個新的經濟建設高潮，但是1957年初，接踵而來的，卻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大鳴大放。

筆者：他以為共產黨搞整風啊，是讓這個民主黨派大家開會，更多的是提這個領導黨應該怎麼怎麼領導，搞建設，搞這個。後來他看報紙，覺得更多的是提這個共產黨作風啊，官僚主義啊，這些東西，看來共產黨在領導經濟建設時也號召搞這個東西，他就很納悶，不解。因為不解，他就不說話。他一句話沒說，當然就不好給他戴帽子，又不能把1953年的再戴一次。所以梁漱溟這個人物很怪的，他當那麼多年“反面教員”，被說成是“茅坑裡的石頭”，但是他從來沒有戴過正式的政治帽子。

因為沉默，梁漱溟平安度過了反右派運動。1962年，毛

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很快開始在全國大張旗鼓的宣傳。此時，梁漱溟結束了自己的閉門思過，開始到政協直屬學習組參加學習。

筆者：開始好長時間，六二年，六三年，他沒有作甚麼長篇發言。但是他有個特點，很認真，學東西很認真，聽人家講也很認真，而且他不曠課，不無故請假，一板一眼的。但是他沒發言。

但是沒過多久，筆者就見識到了這個“反面教員”的厲害。

筆者：因為六四年那個時候是新中國成立 15 週年，大家都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幾乎所有的發言都說，我們國家所有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因為抓住了階級鬥爭這個紅線。梁漱溟他心裡不同意這個，所以他就作了準備，寫了稿子，很長的，講起來也得起碼要兩個小時吧。他把這個解放以後的 15 年的成就，歸功於兩句話，一句話叫科學之事，一句話叫道德之事。科學之事，他說是因為我們解放以後搞成的建設，主要講建設成就，是因為順應了科學才取得，我們如果不順應科學的話，就取不得。那麼甚麼叫道德之事呢？這個道德就是說，他是舊社會過來的人，舊中國是一盤散沙，甚麼東西都抓不起來，解放以後，因為共產黨領導得法，所以人民群眾的力量發揮出來了。這個發揮出來就不得了，這是取得這個成績的第二大原因。現在，我講給你這麼一聽，好像這話也沒甚麼錯，是不是？聽起來，他沒有講別的。但是

他唯獨沒有提一個，即階級鬥爭一個字他都沒說。

因此，梁漱溟的發言就引起了一場大批判，歷時幾個月。筆者發現，梁漱溟不作任何檢討，學習組對梁漱溟的批判最後也不了了之。

筆者：梁漱溟曾經對發生“文革”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講了自己的話，但是那個時候大家顧不上批判他。他認為，怎麼搞成這個樣子，現在看來，不但是“三家村”的問題，看起來，就是這個彭真也有問題。彭真那時候還沒有被點名批判，彭羅陸楊還沒有弄出來。他說我真是不理解，我想了好多天，看了好多好多文章，都沒用，都解決不了我這個問題。

1966年，梁漱溟73歲。這一年8月，紅衛兵關了政協的門，學習組也停止了學習。不久之後，一群中學紅衛兵敲開了梁漱溟的家門。

筆者：紅衛兵燒他的書、字畫，凡帶字且認為是“四舊”的都燒。他一直想講話，找不到機會。突然一個紅衛兵把那本《辭海》拿出來燒，很厚的《辭海》，不好燒。梁漱溟當時就說，小同學們，其實他當時歲數很大了，那時候都叫紅衛兵小將，但是他的腦子還轉不過來，說小同學們，別的都燒了，這本書別燒，因為這是工具書，都用得著的，再說的話，是我學生借給我的，燒了可惜，你就留給我，好還他。紅衛兵挺有意思，他說，你這個老反動，我們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行了，還要《辭海》有甚麼用啊。梁漱溟就不吭聲

了，他們倒上香油把《辭海》燒掉了。

自抄家那天起，紅衛兵就正式“佔領”了梁漱溟的家，並且成立了“作戰指揮部”。梁漱溟後來說，面對“文革”的洶湧風暴，自己的心境是困惑、難過。常常是事前茫然，事來震驚，事後仍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不解，所以梁漱溟寫信去請教毛澤東“文革”的意義所在。但是這封信，沒有回音。

“文革”歲月

“文革”中，紅衛兵燒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畫，同時給了梁漱溟一疊白紙，命令他不許自由行動，老老實實交代一生的反動罪行。但是梁漱溟把這疊白紙用作了其他用途。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藉自己的記憶，梁漱溟寫作了四萬字的《儒佛異同論》，然後又接著寫出了《東方學術概觀》。就這樣，他度過了“文革”最初四年的生活。

1970年，政協恢復了工作，掌管政協的軍代表宣佈梁漱溟所在的學習組恢復學習，梁漱溟又重新出現在學習組。不久之後，傳來了四屆人大即將召開的消息。

這時，軍代表宣佈，政協直屬學習組學習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組為四屆人大起草的《憲法修改草案》，並歡迎大家提出意見。

筆者：當時大家都是驚弓之鳥，非常害怕，沒有一個人敢提意見的，都說這個憲法好，連個錯字都提不出來。梁漱

溟開始沒吭聲，到最後了，問大家還有甚麼意見。其實他早就想好了。他說我還要說一點。他說徵求我們的意見，好不容易有這麼一次會，好久不開會了，咱們一點意見都提不出來，好像我們這個政協委員有個臉面問題，意思就是水平問題。他說，我想我還是要提點意見。大家不知道他提甚麼，他一提，大家就嚇了一跳。

他說我這個人，對這個法，中國的憲法，從民國時代開始，就已經開始搞這個了。我看過英國的法，看過好多歐洲的法。這個法，憲法本身產生，它是為了限制王權，限制個人的權力，希望大家都按照這個法來做，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夠寫個人如何如何的。我覺得這個憲法有欠缺，他沒有直接點毛澤東，但是他點林彪，拿林彪來說。林彪那個時候並沒有出事，在台上，他還並不知道林彪有甚麼錯誤。他說總綱上還寫著接班人林彪。哎，我聲明，我不是反對接班人，接班人外國不能有，中國可以有，這個誰要找接班人，誰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寫上憲法，我認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講的，個人名字不能夠寫上憲法。第二條意見，說不設國家主席，這一條也不好。一國總應該有個元首，我們原來憲法就有國家主席，沒有聽說哪個國家沒有元首；國家主席還是要，應該要，誰當，誰來當，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完以後啊，當時會場上的情緒，鴉雀無聲，情緒緊張，你看我，我看你。其中有個委員提出說，這個梁漱溟放

毒啊，這個毒放大了，這話你要在外頭講的話，要砸爛狗頭的。那個時候時興這個話。

趁著這次會議軍代表不在，學習組的組長，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樹德立刻採取了應急措施。

筆者：于樹德說，他這個話，他負責。可是我們聽到的人呢，我們現在就爛在肚子裡頭，出這個門誰也別說，家裡老婆、孩子都別講。咱們先做這兩條，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還趕緊說，我負責，我負責，我既然說了，就是我負責。他就說了這話。但是這個事情沒有受批判。後來才知道，實際上上邊有電話通知的，那就是總理辦公室的，應該說是周恩來的意思吧，說某某人思想反動，利用這個機會放毒，不要糾纏，不要跟他糾纏。這樣，這個事就放下來了。

1971年9月，林彪墜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四屆全國人大沒有開成，憲法草案也沒有再提起。1973年，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尊孔的。此後不久，《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一號文件下發全國。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批判的矛頭很快指向了梁漱溟。

筆者：因為他是個儒家，所以一開始搞批林批孔的時候，他沒吭聲。別人說，他一句話也不說。別人問他，他說不是我不說，我一說出來，跟時下這個運動有礙。別人勸他說，你只要批林批孔就好。他一笑，說，我說的是批林批孔這個內容，但是我跟你們說得不一樣的。結果大家一定讓他說，最後他接受了，他說，好，你讓我說，可以，你得給我時

問。給多長時間，問問他，他說你給我兩個半天時間，我講。

1974年2月24日，是梁漱溟發言的日子。筆者記得，這一天，梁漱溟顯得特別鄭重。

筆者：他那天很特別，把自己的中山裝穿得筆挺啊，還拿了一個教授的皮包。因為解放以後他沒當過教授，這次好不容易當了一回教授。這個印象，這個細節特有意思的，過去從來沒有看到他拿個教授的皮包。他講得很長的，批林批孔這個事情，他說是個政治運動，涉及孔子，涉及克己復禮

梁漱溟後來回憶當天的情景時說，台下很安靜，沒有人打斷。我已經二十餘年沒有登過大學的講壇了，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開講的機會。梁漱溟發言的題目是《今天我們如何評價孔子》。他在文章的開頭說，今天我們若輕率地貶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與他無所增損，只是自己荒唐妄為。

筆者：他說中國的文化，是不能夠離開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2500年，下啟2500年，特別是下啟。這樣的人物，你說他一無是處，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梁漱溟如此評價孔子，立刻遭到了質疑。人們追問他對批判林彪的態度。

筆者：我認為像林彪這樣的人是沒有路線的——這是梁漱溟的話。沒有路線的。為甚麼沒有路線呢，因為我對路線有個定義。路線，政治路線是一個政治家對國家、民族的公開主張，這個就不管他是對是錯都是路線。毛主席有革命路

線，大家都在學，都知道。這是梁漱溟原話——說劉少奇，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這也是路線，他都公開講的。甚至於彭德懷，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他也是公開主張的啊。說彭德懷有路線都可以，唯獨林彪沒有。那林彪沒有路線，你怎麼批林彪，怎麼批啊？他說我說幾句話，就是我批林彪啊，林彪不是人，是個鬼，這就夠了。

如此一來，梁漱溟又多了一個罪名。替劉少奇和彭德懷等反黨分子辯護。政協批判梁漱溟的運動立刻升級，還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批林批孔兼批梁”。

筆者：批判嘛，批判力不夠，乾脆搞大，軍代表、統戰部和政協軍代表組織，搞大，搞成大會，200人大會。大家上台講，其實內容都差不多。搞了好長好長時間，差不多一年吧。搞完以後呢，梁漱溟也不檢討，讓他檢討他也不檢討。他說，完就完。他天天洗耳恭聽，你怎麼說都可以。他還有一個特點，批判中間一休息，他就打太極拳，你怎麼批都可以。

梁漱溟的太極拳，從春天打到了冬天。局面就一直僵持。

筆者：到了最後，回到學習組，學習組那個時候有二十來人。在學習組中，王芸生、于樹德都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搞了這麼久，從4月份到9月份，到秋天了，冬天都快到了，對你自己就沒點觸動，你就沒有想想這個事你是怎麼考慮？他不說。後來幾次問他，他說，我說幾句話啊，這個孔子有句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就是我這個志。

我就堅信我的理性，我的理性，我是堅信不移的。你們不管誰，沒有充分的一種理由說服我之前，我不能改變。

這一場針對梁漱溟的批判最後又不了了之。

1974年9月，毛澤東有過一個批示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很多人認為，這個批示，隱含著毛澤東對梁漱溟的保護之意。80年代，筆者把這個批示告訴了梁漱溟。梁漱溟聽後是一種既嚴肅又欣慰的神情說：“人無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對於凡人或偉人，都同樣是適用的。”

“文革”之後

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三年多的時間裡，梁漱溟再度陷入沉默。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此後不久，“四人幫”垮台，十年“文革”也就此結束。對於這些影響中國命運的時代巨變，梁漱溟始終一言不發。

1978年2月，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時，距上一屆政協會議的召開已經有13年之久。梁漱溟打破沉默，第一次針對“文革”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在當時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筆者：當時那個會呀，是三中全會沒有開，對這個“文化大革命”啊，階級鬥爭為綱啊，都沒有否定。儘管大家受了“文革”之苦，委員們都痛哭流涕地講過去的事情啊，“文革”

的遭遇啊，毛主席去世，周恩來去世，講這個事，但是沒有人從正面直接對“文革”談甚麼。梁漱溟就思考這個問題，他在會上作了個長篇發言。他的中心是圍繞著人治法治這個問題講的，涉及“文化大革命”。他說現在大家都說這個“文革”已經結束了，這個大家說得都對，這個都談了好多事，但是我思考中國的歷史，現在看來，人治應該開始結束了，已經到了要開始法治的時候了。我講人治，就離不開對“文化大革命”，離不開對毛主席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個甚麼原因呢，如果從人來講，就是人治，就是毛澤東。

梁漱溟的發言被認定是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階級鬥爭的故伎重演。大會結束後，很快又開始了一場對梁漱溟的批判。

筆者：但是這一次啊，跟以前的批判不一樣了，這次學習組的組員們覺悟比過去高多了，盲從的人很少了，所以批梁越批越沒有勁，等於是強弩之末。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結束了近 30 年捱批的命運，他的以法治國的思想得到重視，他本人也擔任了全國政協常委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筆者：改革開放以後，找梁漱溟的人很多了。採訪他的人，特別是海外的，都以為梁漱溟一定對毛澤東非常惱火的，肯定要說他一些壞話甚麼的，特別是外國的一些記者。

但是梁漱溟一直不提個人當年與毛澤東的爭執，他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往往出乎採訪者的意料。

筆者：他說毛澤東是 20 世紀影響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的三個人物之一，這三個人物就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然後就說他有兩個看法，一個是他不同意說只有一個毛澤東，有好多個毛澤東，或者叫變化著的毛澤東。那就是說，有早期的，有抗日戰爭，解放前的毛澤東，有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是不一樣的，人是變化的。再一個觀點就是毛澤東功勞最大，錯誤也最大。這兩個最，也不是一般講三七開，或者四六開，也不講這個事情。他說這兩個最大是連在一起的，他功勞最大，他才有可能犯最大的錯誤，沒有那個功勞，誰也搞不了“文化大革命”。他是這個意思，所以他對毛澤東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作為老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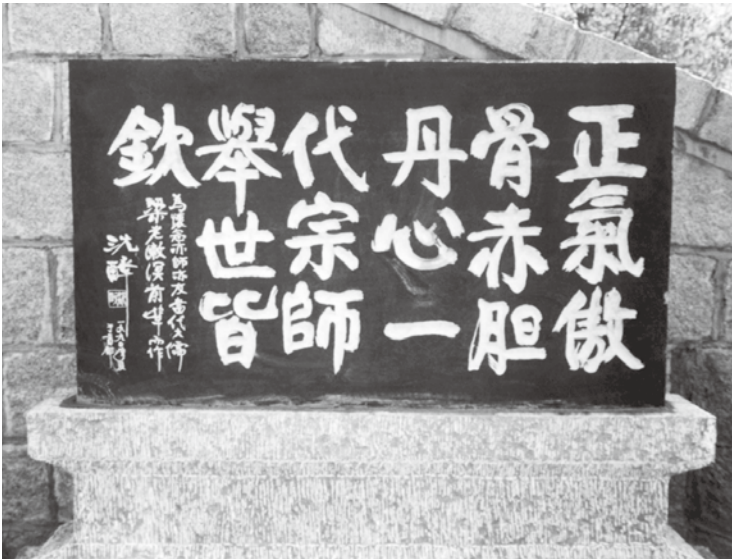
梁漱溟晚年在家中閱讀文件

友就是這麼來看。也常有人說梁漱溟是硬骨頭，有骨氣，他自己不這樣認為，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很有骨氣。

在一生的最後歲月，梁漱溟始終對“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國的脊梁”、“最後的儒家”這些稱呼敬而遠之。他說，知識分子有學術中人，有問題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個問題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獨立思考，表裡如一而已。

1988 年 6 月，梁漱溟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筆者：他是可以搞透析，還可以再活下去的，健康老人，95 歲了，但是他始終不願意接受，他就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歷



程思遠撰稿、沈醉書寫的山東鄒平梁漱溟墓址碑林題詞。

程，活到 95 歲，已經很不簡單了。那些藥，那些先進的東西，那些甚麼先進的透析等等，給更年輕的人用，不要給他用了。有時候甚至連藥都不吃，他把生死看得很淡。

1988 年 6 月 22 日，梁漱溟說：“我要休息，我要安靜。”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第二天，這位思想家與世長辭。